

國際化與泛政治 ——

2006年德國出版回顧

書評人 ◎ 楊夢茹

執筆寫本文時，距離2006年畫上句點還有兩個星期，德國書籍交易協會尚未公佈今年度出版業務的統計數字，我們不妨看看去年的相關數據，從中推敲出興衰。雖然高失業率的陰影籠罩於德國人的心頭，但2005年的書市營業額仍然達到了九億兩千萬歐元，比前一年上升了0.9%，可見不景氣並未影響大眾的求知欲和閱讀興致。

獨立書店一向是德國書市最暢通的銷售途徑，其次是直接向出版社購買，網路書店一度威脅到小而美的書店，如今卻有下滑的趨勢。社會工作者大概要說不甘寂寞是個好現象，在書店裡側身同好之間，翻閱、尋找好書，再到角落喝一杯咖啡，應該可以減少一些憂鬱吧。若說熱鬧，從中體會群體感，非百貨公司莫屬，消費的同時更有書香薰陶，豈不兩全其美！因此，德國人愈來愈習慣從百貨公司帶本書回家。

說來有趣，2006年德國出版界的幾件大事都發生在秋天，且讓我們從全球規模最大、最受矚目的法蘭克福書展談起。

◆ 諾貝爾獎的風向球

去年法蘭克福書展舉行期間，德國書籍交易協會將「和平獎」頒發給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表彰他勇於揭示並探討伊斯蘭教與現代文明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德國總理梅克爾對於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一直不表樂觀，當她由在野黨領袖一躍而為總理，這一年以來，土耳其叩關難上加難，許多政策面臨更嚴苛的考驗。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了今年文學獎的得主：帕慕克。

細看和平獎歷年來的得主名單，政治意味往往凌駕純文學之上，如今以慢半拍著稱的諾貝爾獎居然緊挨著和平獎的腳步，把文學的桂冠戴在帕慕克的頭上，不僅新科得主喜從天降，新作《伊斯坦堡 一個城市的回憶》*Istanbul Erinnerung an eine Stadt*在《明鏡周刊》(2006/50)文學類暢銷書排行榜節節高升，躍居第三，舊作《雪》也排名十四，風光極了。其實，最覺得顏面有光的，要屬德國書籍交易協會了，因為它成了諾貝爾獎的風向球！

既然如此，我們當然要關心一下誰獲頒今年度的和平獎。

◆ 伊斯蘭議題持續發燒



2006年法蘭克福書展和平獎的得主是沃爾夫·雷培尼斯（Wolf Lepenies），這位生於東普魯士，受教於德西的社會學家，在頒獎典禮上呼籲西方社會在伊斯蘭現代化一事上要積極參與，助其一臂之力，重點是灌注更多的熱情。

現年65歲的雷培尼斯曾經領導柏林學術講座（Wissenschaftskolleg Berlin）十五年之久，在從藝術與科學傳布而來，介於熱情和懷疑之間的態度中，必有一種第三態度：理智的行為，是他一貫的主張。因此，西方理性與東方智慧，藝術和科學，其間應該有為現代音樂及文學築起家園的土壤。

胸襟開闊的他在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之後，把這顆自由思想的種子廣播於華沙、聖彼德堡、蘇菲亞、布達佩斯等大城市，在不同民族與文化的溝通方面貢獻良多。「文化衝擊」之於他竟是一張希望滿滿的宏圖，「選擇思考者當統帥」是他的訴求，同時也是此番獲獎的原因。大會譽他為向狹隘文化挑戰、向愚昧的風車揮劍的唐吉訶德。

和平獎連續兩年把焦點放在努力為東西方建立對話管道的人士身上，無論表現的形式為文學或社會學，在在凸顯這個議題的迫切性。今日所謂的東西衝突，幾乎口徑一致指向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鴻溝，雷培尼斯以相關著作表現知識分子的良心，又以實際作為證明社會學的行动力，所以獲得這項殊榮。

◆ 與全球同步

從去年開始，德國書籍交易協會設立了與英國的「布克獎」以及法國的「龔固爾獎」同樣性質的「德國書卷獎」，旨在表揚年度最佳小說，喚起其他國家注意並重視以德文寫作的作家。

所有德語系國家的出版社，包括奧地利與瑞士，都可以為旗下前一年十月至當年九月印行的兩部作品報名。為了要使這個獎具有獨立精神，德國書籍交易協會每年召集圖書和媒體界的七位代表人物，由兩位作家、四位記者、一位文學書商組成評審委員會。初審從參賽作品中先挑選出二十本，接下來進入複審階段，九月公布六位入圍者的名單，然後於書展開幕當天揭曉。首獎可獲兩萬五千歐元，其餘五位各得五千歐元，榮譽之外，獎金也相當誘人。

今年書卷獎的得主是女作家哈可（Katharina Hacker），她的小說《一無所有者》*Die Habenichtse* 以九一一恐怖攻擊為緣起，主角是兩位大學同學，久別重逢後相戀並結婚，男主角因替代死於紐約雙子星大樓的同事而偕新婚妻子赴倫敦工作。這對夫妻郎才女貌，年輕有為，看似什麼都不缺，遷居異地之後，適應新城市、新工作與新生活的同時，行蹤詭異的鄰居為他們的生活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漣漪。男主角很快就發覺上司的一言一行都令他目眩神迷，而若即若離的妻子迷戀上一個毒販……。兩人天地刮起了無以名之的風暴，意亂情迷和暴力皆有跡可循，而隔壁人家的小女孩卻是箇中的犧牲者……。

這部小說凸顯了新世代貧乏的內心，職場上勇往直前的中堅分子，在自己以及周遭的人有難時卻絲毫不察，因為他們欠缺易感的心靈，無能也無意作出任何決定。

如果我們把《一無所有者》和第一屆書卷獎的作品放在一起，不難揣摩主辦單位的用心。去年的年度最佳小說由奧地利的蓋格（Arno Geiger）以《我們過得很好》*Es geht uns gut* 拔得頭籌，這部以家庭為主軸的小說很受歡迎，引起極大的共鳴。但是以格局論，《一無所有者》毫無疑問比較遼闊，從故事發生的地點、事件成因以及人物背景看來，它都跨出了德國邊境，而主訴的空虛、無力感幾乎放諸四海皆準。

要讓不說德語的人重視活躍於德國文壇的作家，所謂無國界作品當然比較討好，更符合這個獎的原則。短短兩年之間，書卷獎從溫馨訴求接軌國際間的熱門話題，企圖心不容小覷。

另一方面，單以和平獎、書卷獎的得主及其作品而論，看得出德國出版界十分看重「伊斯蘭」這個題旨。說它很政治不為過，詮釋為很人性也恰當，因為政客費盡心機辦不到的，人文上的努力往往會出現令人驚喜的轉機。

◆ 《決定》嗤之以鼻

政治人物出書本來不是什麼稀奇之事，打選戰時派賺人熱淚的自傳上陣，卸任後改由回憶錄登場，這類書通常只會蒙受針砭時政者的青睞，書評人才懶得管。去年底下臺的德國前總理施洛德的人格特質，譬如他才宣布退出政壇，馬上就接下瑞士凌吉爾報業集團國際政治顧問一職，過幾天又開始領俄國國營天然氣企業的薪水，惹得自家人，包括他所隸屬的社民黨以及曾經把票投給他的選民，十分光火。總而言之，施洛德號稱進帳百萬歐元的回憶錄《決定》*Entscheidungen* 十月份出爐，油墨未乾之際，書評人已人手一冊，飛快翻閱，恨不得從中挖出個獨家笑話來。

出版社當然為這本書舉行了新書發表會，作者本人也隨之展開巡迴宣傳之旅。「德國之聲」為此作了一個逗趣的報導：三位評論施洛德這本傳記的人炮火齊開之前，一個低沉渾厚又富磁性的男聲唱著：「我又來了，我再也不離開，我回來了……」

第一個人說施洛德此舉意在報復，重新成為全國焦點，好讓現任總理梅克爾難堪。第二位勸作者向前看，不要翻舊帳。第三人則懷疑有人捉刀，因為施洛德當個總理差強人意，但是，寫書？所以他根本不會看這本書。接下來，記者描述施洛德在新書發表會上意氣風發的神態，節目結束時，同一首歌再度響起。

報章雜誌反應熱烈，慷慨地用不小的篇幅來報導。既然這是一本傳記，作者半生從政總要費去不少紙張和筆墨，而評者也把重心放在他的自我剖析與回顧上。這世界上有幾個人會同情從雲端上跌下來的人呢？可想而知，大部分的報導惡狠狠地以「只有別人會犯錯」、「早知有這本回憶錄我們就不會選他當總理」作為標題，箭無虛發，訕笑聲此起彼落。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溫和的題目：「是有會寫作的總理」，你以為有人發出不平之鳴了？哦，不，能拿筆的總理早在二十世紀初就絕跡了。

雖然《決定》書中引用了不少歌德和卡夫卡的佳句，書評人卻不領情，舉證歷歷如作者——未必是施洛德本人。灌水——巨大、重要、重大等形容詞頻頻出現書中，此外，談到車諾



比，非要加上「遙遠的」，不嫌多費唇舌嗎？515頁的厚度，與他共處過的人，經手過的國事，能見度非常稀薄。

這不是書評，而是懊悔選錯人開的文字獄！

◆ 幸有清流

今年的德國出版界在主打國際化的同時，泛政治的硝煙四起，想呼吸一些清新空氣的話，除了瀏覽為紀念莫札特、弗洛伊德、海涅、布雷希特等獨領風騷人物所出版的書籍之外，不妨認識一下1949年開辦至今的「朗讀比賽」der Vorlesewettbewerb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朗讀比賽是德國書籍交易協會主辦，圖書館、書店、學校以及文化單位支援，每年10月舉行，平均每次都有來自八千所學校的七十萬名六年級學生競逐的一個活動。主要目的在鼓勵這個年齡層的學生多看書，發現閱讀的樂趣，並且把最喜歡的圖書朗讀出來。從報名參加比賽、選書到準備，不僅朗讀的技巧成熟了，亦可增進對文本的理解，而且這種訓練的成效歷久而彌新，可說一舉數得。

因為參加者眾多，又是全國性的比賽，所以十月份開打以來，已經在各地進行了四十八回合小型賽事，明年初將有六百人進入區域型複賽，五月間各州出線的人，將於6月21日在法蘭克福一決勝負。

◆ 結語

闖上2006年德國出版回顧這本書，我們在和平獎中察覺人文關懷的重要，在書卷獎中聽到了天涯共比鄰的鐘聲；政治令人傷神，殃及政治人物的著作，幸好有年輕學子的朗朗讀書聲緩解紛歧。這是一本樣貌繁複的書，多元的社會為它著上繽紛的色彩，期待明年更美好。 ISBN